

智慧之光

穆欣欣

關於「文化」的定義有很多。在澳門極能生動詮釋這一定義的是「生活方式」，它表現在「文化就是日常」。

澳門人既喝咖啡也喝茶，既聽歌劇也睇大戲，婚禮上既穿婚紗，也穿中式裙褂……從澳門人的生活方式可見，澳門的中華文化和多元文化的融合程度。

澳門是西方話劇最早傳入中國的地方。早在一五九四年，聖保祿學院的師生就在學院門口的台階上演出戲劇，吸引了許多百姓觀看，將三巴寺前面的街道擠得水洩不通。

在鴉片戰爭之前就來到澳門的法國畫家博爾傑，觀看過在澳門上演的神功戲。神功戲的盛大場面、民眾看戲時表現出來的痴迷都令他感到驚訝：

「他們看戲時是如此投入，連蒼蠅的嗡嗡叫聲都能聽清。中國人太喜歡看戲了，有的人找不到座位，就爬上了戲台的竹竿。後面來的人則要比那些已經爬到竹竿上的人再爬高一點，這樣竹架上像戲院裏的包廂一樣擠滿了人，儘管他們要使盡全力才讓自己停在那危險的地方，他們還全神貫注地看戲。竹竿的堅固令我驚嘆。」

短短一段文字，卻極具現場感，活靈活現地記錄了澳門人看戲的特殊形式。用竹棚搭建的臨時劇場，是今天仍然在港澳演出的神功戲特色之一。神功戲，簡單來說，就是在廟宇前唱大戲，敬神娛人。在澳門，從土地誕、媽祖誕、譚公誕到哪吒誕，都能看到神功戲，同時伴有益菜宴，以饗四鄰鄉親。

同樣是十九世紀，居住在澳門的英國畫家錢納利熱衷參與族群演劇活動，並且「反串」

女角，以出眾的才華、幽默惹笑的表演風格贏得讚譽。美國姑娘哈麗特·洛跟隨經商的叔叔居住澳門，在日記裏這樣評價錢納利的表演：「可能沒有人比他更適合演女性角色……我相信在眾多英國業餘演員中，不可能有人比得上他的演出。」

上述中西戲劇之例，反映出中華文化和多元文化在澳門遇見彼此、相互尊重、互鑒共生的歷程。

澳門走的一直是微型社會的歷史路徑，在長期受葡萄牙管制和華人自覺維護中華文化主體性之間平衡張力。相對鬆散的管理和民間文化的自然融合，一方面呈現出澳門以非精英層的小傳統文化為主，缺乏宏大敘事建構；另一方面則是中華文化在面對異質文化時呈現出的包容和彈性，凸顯中華文化的特徵——不忘本來、吸收外來，相容並蓄，和合共生。

二十年前，澳門獲得第一張「世界名片」。作為世界文化遺產的澳門歷史城區，從十六世紀的西式教堂、中式廟宇，十七世紀的軍事設施大炮台、十八世紀的慈善機構建築仁慈堂，到十九世紀的西式劇院等，在數百年的時間長河裏形成中西文化互鑒，以整體性和豐富性獲得世界文化遺產委員會的讚譽：「是中國現存最古老的西式建築，是東西方建築的綜合體現」，成為澳門極為直觀的文明互鑒風景。更難能可貴的是，澳門歷史城區並沒有因為成為文化遺產而孤懸，今天澳門人仍然可以走進古老的中式民居鄭家大屋（鄭觀應宅第），觀看一場具實驗性的當代崑曲演出；或在中國的第一座西式劇院聽一場室內樂音樂會。

讓歷史照進現實，文化成為澳門人的日

常，是可堪借鑒的，讓遺產保鮮的澳門經驗。

澳門獲得的第二張「世界名片」是「創意城市·美食之都」，是中華文化和多元文化映照下的歷史和日常。美食背後，可追溯到十六世紀葡萄牙人航海大發現開啟的塑造全球化的力量。美食之都的澳門，以靈魂菜系「土生菜」獨美，別無分號。代表土生菜的「土生葡人美食烹飪技藝」業已被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，成為保護文化多樣性的典範。

土生菜，不等同於葡萄牙菜。面向國際的美食之都，有些食物，只有在澳門才吃得到，比如葡國雞和Tacho，成為澳門獨特的元素。如果只能選一樣最能體現澳門中西文化交融特質的土生菜，我認為非Tacho莫屬。

Tacho是一道土生葡人節日家宴上的菜



▲澳門郵政局「馬年」郵品於1月5日發行，為第四輯生肖系列的第七套郵票。

教授們的餐桌



柳絮紛飛 小冰

邀兩個香港教授坐在一張桌子上吃飯，他們會侃出些什麼？關於吃飯，這裏我想表達的是一個共同現象，教授們吃飯是順便的，討論才是目的。

緊張地工作了大半天，一起吃，他們當然不是為了想吃什麼或者不想吃什麼。懶揣動機，找個相對安靜的餐廳，約上同事，圍繞手上的工作，吃着聊着，教授們就可能找到了某個棘手環節的處理方法，突破了某個研究瓶頸也難說，產生一些意想不到的新思路也有可能。

一頓飯就是一次學術討論會，當一個問題提出來，引發質疑是常有的事，偶爾也爭論，但表情都是和顏悅色的。有些教授很健談，樂於邀請人，也樂於被人邀請，提及學科或者跨學科的事宜，立即相談甚歡，十分投緣，停不下來，聊起來幾乎就忘了是在餐廳，還以為自己是來參加討論會。時間過得飛快，常常是下一個節目就要開始了，不能再坐了，才起身走向某一間教室或者某一個研究室。

那種場合我是個邊沿人，只有旁聽的份，偶爾插一下話，他們也容我一個外人說說外行話。對了，我佩服自己可以從容地聽他們討論問題，明明不懂，也能認真聽一聽，從中似懂非懂

地聽出一些熟悉的事和科技領域的新動向，居然也獲益良多。我自問，這恐怕也算進步吧？

利用吃飯時間聊手上的工作，容易約人約時間。教授們的工作不全是培養學士碩士博士，他們的教學與研發相結合，將成果服務社會。香港科技大學李澤湘教授，他指導學生汪滔開創的「大疆無人機」，品牌世界聞名；溫維佳教授，他的「華科創智」公司是一家獨角獸企業，生產超大尺寸的電容觸摸屏，是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。

與趙華教授一行的那頓飯，我其實全然聽不懂他們談論的能源，但是從中知悉了能源領域裏一次次的革命，還知道目前哪些能源有前景，哪些已經到了盡頭。例如鋰電池，可能會成為歷史，未來驅動汽車火車輪胎的，可能是氫能氫能，還知道氮作為氫能的首選載體，更安全，更低成本，更大潛力。

教授們的餐桌像聊天室，吃什麼飯菜很隨意，餐廳也可豪華可簡樸。有趣的還有，如果過兩天誰問起那頓飯吃了什麼？是誰買的單？教授們不一定都答得上，但是一定記住了討論的是什麼話題，解決了什麼問題。

吃飯也講究成效，否則時間就過得單調。教授們的餐桌絕不亞於研究室，中間經歷頭腦風暴，分享國際上的最新研究成果，探討新設想的可能性，理清合作思路。教授們的餐敘，是一場場的學術沙龍。



君子玉言 小杏

居京三十多年，我從未踏足過地壇，卻在史鐵生的文字裏，無數次走進這方園子。史鐵生在地壇十五年間關於母親、關於苦難、關於命運與活着的思考，讓我們在地壇以外形形色色的人生中，一直在體悟。

新年去拜訪恩師，恩師的府邸恰好在地壇公園對面。傍晚從恩師家出來，就奔了園子。冬日的晚霞透過高樓，投射在朱紅宮牆上。我想趕在天光落盡之前，去看看「鐵生的樹」，從南門按導航往園子的北邊，沿途匆匆辨看一棵棵被認養樹木上有趣的「名字」：「葉間與李小龍」「生生不息」「小瑤的發財樹」……

我要找的兩棵樹，一棵叫「鐵生的朋友余華」，一棵叫「余華的朋友鐵生」，都是槐樹，位於地壇北天門的西牆外。關於兩棵樹，有另外一段佳話。與我常去的天壇公園之端正大氣不同，地壇更有「大地」的親和，是個有溫度的地方。這座古老的園子現今又被賦予了越來越多的標識和越來越多的想像，成為人們的情感投射之地。地壇不再只是一座園林一個地名，更像一個精神符號、文化符號了。

我與「余華」「鐵生」兩棵樹拍合照，天色已晚，沿着園子西邊的齋宮走，突然覺得沉入了史鐵生的地壇——「十五年前的一個下午，我搖着輪椅進入園中，它為一個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準備好了。那時，太陽循着亙古不變的路途正越來越遠，也越紅。在滿園瀾漫的沉靜光芒中，一個人更容易看到時間，並看見自己的身影。」

「自從那個下午我無意中進了這園子，就再沒長久地離開過它。我一

下子就理解了它的意圖。」

如今，距《我與地壇》發表的一九九一年也已經三十五年了，我在史鐵生初次走進地壇五十年後的這個傍晚，第一次來到這裏。

我並不想刻意去尋覓史鐵生在園中的足跡，地壇的每一棵樹下他都去過：「差不多它的每一米草地上都有過我的車輪印。無論是什麼季節，什麼天氣，什麼時間，我都在這園子裏呆過。」當年的地壇「滿園子都是草木競相生長長出的響動，窸窣窸窣窸窣窸窣片刻不息。」「在人口密集的城市裏，有這樣一個寧靜的去處，像是上帝的苦心安排。」「是可以逃避一個世界的另一個世界」。而今園子不再荒蕪，卻多了一種別樣的氣質。老北京的紅牆古樹、園子都有，但還有一種非碧瓦朱牆，非銀杏蒼柏，非皇家底蘊……以外的、無形無色無味卻有感氣息。儘管第一次來，但這種氣息一下子就把我籠住了。我只覺得這園子有一種熨帖心境的溫厚。

「多年來我頭一次意識到，這園中不單是處處都有過我的車輪，有過我的車輪的地方也都有過母親的腳印。」——我一下子想到了史鐵生的這句話。

我親愛的母親走了近兩個月，我每天都在想她。每每音容笑貌浮現腦海，或者望見一個場景，看到一段文字，甚至與母親毫無瓜葛的場景，都會潸然淚下。母親在北京治



◀冬日的地壇。 作者供圖

冬天的地壇

療期間，我們帶她去了天壇、陶然亭、綠堤公園。五月的北京，繁花盛開，綠樹茵濃。我們推着母親在花間樹下走，母親說：「真好啊！斑鳩那時每天在臥室窗外咕咕叫着探頭探腦……」我更願意想起母親的笑容，就是在她去世前十來天，母親清醒時看見我們依然會朝我們笑，眼神亮亮的，充滿歡喜充滿慈愛……前些天我在想斑鳩為什麼不來窗前叫了，結果第二天牠又來了。只是窗內，已經沒有了我的母親。

地壇的園子，也充滿了一樣一樣的對母親的懷念：「搖着輪椅在園中慢慢走，又是霧罩的清晨，又是驕陽高懸的白晝，我只想著一件事：母親已經不在了。在老柏樹旁停下，在草地上在預牆邊停下，又是處處蟲鳴的午後，又是鳥兒歸巢的傍晚，我心裏只默念著一句話：可是母親已經不在了。把椅背放倒，躺下，似睡非睡挨到日沒，坐起來，心神恍惚，呆呆地直坐到古祭壇上落滿黑暗然後再漸漸浮起月光，心裏才有點明白，母親不能再來這園中找我了。」

晚霞的餘光將地壇的一切都襯成剪影。我在地壇感受著「我與地壇」、「我」與母親，感受著那些發乎地壇、直抵心底的情感。有些情感，只屬於此地；有些情感，超越此地；有些情感，在此地共鳴、迴盪、隔空交響。

冬天的風正從樹林裏穿過。四百多年的老園，這樣的風一次次翻動起安詳的落葉，生命一代一代地走過。在浩瀚的宇宙中，很多生命、很多我們以為的驚天動地，不過輕輕一掠，了無蹤影。但有些生命的存在，只有我們知道，「天空不曾留下翅膀的痕跡，而他/她已經飛過」。

寒



人生在線 胡靜

這些日子，天忽然冷了，看日曆，方知小寒到了。民間諺語，小寒小寒，無風也寒。

人生，起意於冬寒，國人問候起居的客套話，叫寒暄。「寒」，和「窮」「苦」「絕」等字眼在某種對應，如寒舍、寒門、寒儒、寒酸。寒，起於物質，終於內心。衣裳薄，寒；人情薄，更寒。面對可能的窘境，心生寒意，感到寒心。

如果冷是一種體感，那麼寒更像是一種情緒。身體知道，心也能通達，清寒、孤寒、苦寒、荒寒等，自古就是中國文人抒情的重要意向。

一個大雪初霽的月夜，明代畫家沈周坐在紙窗下，被眼前的雪月相映吸引，獨上西樓賞雪，寫下《記雪夜之觀》：「樓臨水，下皆虛澄，又四圍於雪，若塗銀，若潑汞，騰光照人，骨肉相鑿。月映清波間，樹影混弄，又若鏡中見疏棧，離離然可愛。」

如此佳句，筆意濃淡相宜，字字珠璣。反復吟誦，口齒生香。眼前空茫明澈，心中遼闊舒朗。直到二更時分，年過花甲的沈周因受不

住凍，方「浩歌下樓」。一個年邁的老人，在寒冷的雪夜，浩浩然放聲歌唱，是蟬蛻於塵埃之外的欣喜，是內心純粹明澈的觀照。這「寒淡肌膚，清人肺腑」的寒，是脫盡世俗的清寒。

人生境遇不同，對寒的體驗也大相徑庭。「北風利如劍，布絮不蔽身」，是生活苦難、愁坐待晨的苦寒；「孤舟蓑笠翁，獨釣寒江雪」，是人生大不如意、不願與世俗同流合污的孤寒。

觀古畫，古木遼遠中，總有一股幽幽的寒意，沁人心脾。荒寒之境，是中國畫創作的重要表現意象之一，也是文人畫審美趣味的集中體現。

深冬，去大別山封閉式培訓。清晨，立於空寂的山谷中，山石遠黛，疏林枯木，淺水遙岑，簡潔疏朗的物象，透出荒寒蕭條之感，枯寂，疏淡，超逸，蕭寒……像元代畫家倪瓚的畫。凝神間，山脊煙雲騰躍中透出淡緋色，太陽，正緩緩上升，並奮力衝破雲層；一隊雁群逆光飛行，留下暗黑的剪影；雁過處，枯木輕輕搖晃，發出骨骼撞擊的輕響，細碎，卻帶

着一種倔強的韌勁。深冬的曠野，將所有生動融入寂靜，所有飽滿寓於空靈，又將無限的景致歸於有限的畫面裏。

天寒地凍，流水封住了言語，山石凝住了守望。冬，這個收斂時節，何不讓自己的呼吸和天地的呼吸同頻？收斂一切外放的行動和情緒，讓內心安定，平和，寧靜。鋼琴家傅聰曾對後輩說，演奏時，一切與音樂無關的表達，都是不必要的。此話放在做事、過日子上亦然。清除一切無關的東西、不必要的想法，好好吃飯，好好睡覺。

歲寒有清歡，燈火更可親。抖落一身寒氣，回到溫暖的家，做一鍋臘味糯米飯，晶瑩的糯米鋪上臘肉、臘腸、蔥花，蒸熟，一口下去，家常幸福的味道慢慢漾開。或燉個羊肉火鍋，爐火通紅、湯汁咕嚕中，話語像蓮花般朵朵盛開。天愈冷，大街小巷烤白薯、糖炒栗子的香味愈誘人，買一份，坐在棉衣口袋中，熱乎乎揣回家，泡壺紅茶，坐在火爐旁，翻出閒書……此等樂趣，樣樣可得。

花外東風作小寒，輕紅淡白滿欄杆。寒冬

裏，蠟梅開始吐蕾綻放，一枝枝，一樹樹。這冬日裏最俏的報春花，給窩冬的人以浪漫的出行理由。懶於拙眼看時事，相邀踏雪賞梅花。再折一兩枝回家，斜斜插在白瓷瓶裏，整個身心都舒展在簡單的快樂中。

大自然的生機，在嚴冬裏悄然孕育。小寒有三候，一候雁北鄉，二候鶉始鳴，三候雉始雊。你看，當我們在漫天飛雪中，找不到方向，雁陣已從南方啟航；當我們在天寒地凍中苦苦支撐，雉鳥已開始高聲啼鳴；當我們認為寒冷的冬天漫長無期，喜鵲已帶來春天的消息。天地肅殺的背後，正孕育着我們意想不到的生機。

時節，在四季輪轉中周而復始，人生，又何嘗不是？天寒地凍，意味著春意已甦醒。當你覺得人生艱難，或許轉機就在下一個瞬間。冬天的冷是有意義的，懂得過冬人，就懂得人生。

願你心懷暖阳，把輕盈的心，放在厚實的衣服和堅定的信念裏，在寒風中積蓄走向未來的力量。終有一天，和煦的春天會來臨。